



一个不甘平庸的作家三十年孜孜以求，
以独特的视角和艺术的眼光诠释生活，
观照社会。

昨日澎湃

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吴畏 /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昨日澎湃

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吴 昊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昨日澎湃：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 吴畏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108-1509-6

I. ①昨… II. ①吴…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13387号

昨日澎湃：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作 者	吴畏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6.5
字 数	15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509-6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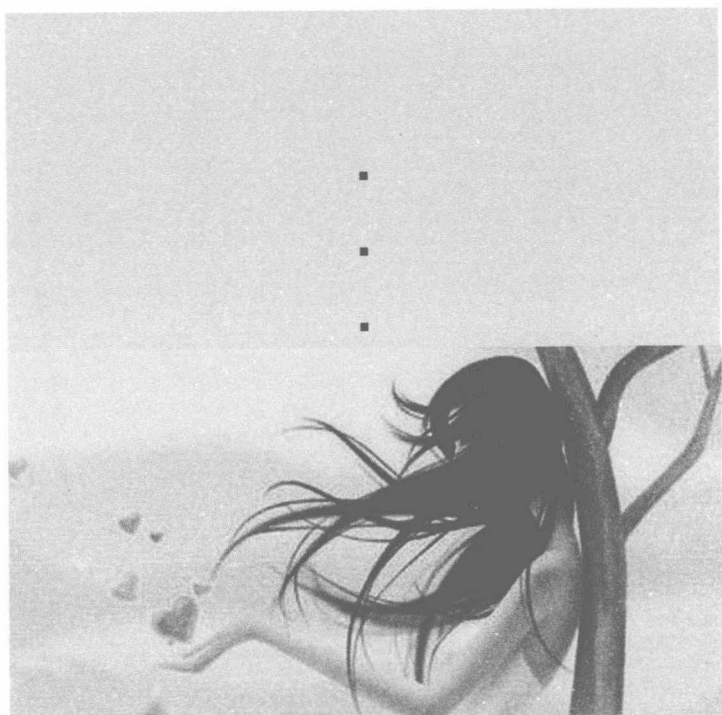
目录

辑一：扰攘世界

祸岂红颜	003
橘子沟风波	055
梅花匣	072
流 泉	081
单位宿舍楼	093

辑二：苦涩岁月

说 狗	
昌吉家的大黄狗	105
三伯家的黑狗	113
成 长	120
独 秀	137
小场大波	145
医道悲情	153



辑一：扰乱世界



祸岂红颜

◎导读

看似平常的一个小事件，演绎出一场注定的阴谋与权术的闹剧，展示贪腐们可笑、可怜、可憎的嘴脸，揭示机制与体制深层次的缺陷和异变，更着力探究人性的挣扎与回归、心灵的冲突与解放。

❖ 1

一个本很平常的日子。

8点钟，县委副书记文明书准时走进办公室。

他照例先呷一口秘书沏好的茶，再坐下。椅子是刚换的老板牌真皮椅，他惬意地稍稍一转，伸手将台历翻过一页。

此时，他没有半点不祥的预感。

然后，他清理文件准备去开会，是县委机关一个较为一般的

会，他自然想不到他根本开不了这个会。小礼堂那边，传过来会前播放的音乐，和听去嗡嗡一片的嘈杂人声。

一种女性特有的高跟鞋叩地的咯噔咯噔声，顺方砖铺的甬道，由远而近，直响到他的门口。

他转过椅子。一位打扮入时的中年女子堵在门口。

你是？他在脑子里迅速捕捉，很快想起这位曾由妻子领到家里来过，那么应是个有背景的女人。是小周？有事找我？

当然找你，你做的好事你要负责！女人满面愤怒，从衣袖里抽出一把雪亮的水果刀，一步跨进屋。

文明书顿时头皮发麻，强自镇定猛一拍桌子：什么事，什么事？你要干什么？你给我出去！

❖2

县委办公室主任林良本来要主持今天的机关会议，倒霉的是一家企业的电话拖住了他。他的办公室正在文明书对面，吵闹声一下就传过来。放下电话，他听清是一个女人在那儿吵。待到传过来茶杯砸地的一声响，他决定马上离开。

抬腿出门，恰被文明书高声叫住：林良帮帮我，这不知哪来的疯子她要杀我！

林良这才正眼看对面，惊得目瞪口呆。他看到文明书将一个女人反手扯出门来。女人手上一把锃亮扎眼的刀，文明书手背流着殷红的血。

见有来人，女人哇地哭出：文明书你好狠心好歹毒，玩够了骗够了就什么都忘了都丢光了，我还是苦还是贱，还是上班三班倒哇！

林良给弄得一时傻眼，文明书连声疾呼，他才去捉住女人的手，夺下刀子。

会场那边的人闻声赶过来，院里乱哄哄炸了蜂窝一般。

那女人没了刀没了拼劲，双手捂面，靠着一棵老柏树呜呜抽泣。

林良这时又是干练精明的大主任了。他从人群里点出两名女同志，连哄带拉将闹事的女人弄进自己的办公室，一面吆喝开会的，办公的，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统统回去。同时他脑子飞快转动，将眼前这事推设好几套，并一下认定最不可能的，便是这真是一个疯女子，大白天持刀来撞县委，弄一出连市井人家也厌了的俗剧。

不能贸然去拨公安局的电话。那样成事最多报了一件极普通的案子，败事则可能自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这可能是一起注定要发生的风波，晦气的是让他林良迎头碰上。

3

不愧是林良，不多一会，院里的人都让他轰走了。会议照开，他让自己的一位副手先主持，另请一位副书记传达一份本就无足轻重的文件。

回到办公室，他与两位女同志一道陪那女人，任随她哭个够。看看哭到有声无泪，差不多哭不起来就要静下来，他决意自己且开会去，他要多考虑一下如何处置这事。再说，有人待在这儿，也许就会另有人迟早露出头来，这叫静以待动。

他示意两位女同志留下来看着，自己起身往外走。不想，泪花满面的女人一下截住他。

林主任别走，去叫我姑姑来，说话清楚冷静，语气不容置疑。

林良浑身一震，陡然紧张莫名。

你说找谁？

这是我姑姑的电话。

女人拿出一张指头宽的纸条，林良展开，脑袋嗡的一声，即刻朝两位女同志挥手：好了，好了，没你们事了，开会去，开会去。

纸条上一串数字，属于一部特殊的随身电话：县委书记赵晨新近才换的诺基亚。

林良一屁股跌到办公椅子上。

4

仿佛从一场噩梦中挣脱出来，文明书头晕目眩，满额细汗。甩掉那女人，从一院子乱哄哄的人堆钻出来，好半天还胸口怦怦乱跳。

手背的伤没觉着疼，更没想到要怎么处理一下。回到办公室，他拨通就近的派出所电话，未待发问即吼道：我是文书记文明书，你们赶紧过来人，来县委大院抓女流氓。

摔下电话，他坐进椅子里呼呼喘气。没待一下跳起来，快步奔回自己家里。

一种险恶不祥的直觉，一种不明就里的恐慌和无措，不期而然迅速攫住了他。同时，一种越见强烈的羞辱和愤慨，一种莫名的挑战和刺激，又使得他越见亢奋，几难自抑。

他抓起电话，和以往一样，逢事总要先找市委组织部的老同学关剑锋。

偏偏听到的是手机已关机或已出服务区，急忙改拨剑锋办公室的电话，连拨三通都是忙音。

他气得丢了话机，狠劲坐到沙发上，口里骂着那不要脸的

女人。

5

林良拨通赵晨的手机，立即听到粗大的嗓门，显然那面就在等着：这个文明书真不像话，竟闹成这样！我正要找你啦林良，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书记你在哪里？

在瓷器公司开扭亏增盈的会。这倒好，连接几个电话，说简直就不是县委大院了！说简直就是爆炸了，还是桃色的！老文和你不是有一个会么，怎么会去弄出事来呢，怎么回事？

我也不清楚，一点也不清楚。

不清楚偏偏发生了，这么大的风波还捂得住？把你掌握的情况捏拢一下，马上向市里报告，不定性地纯客观地知道多少报多少，市组织部、纪检、政法几家都报。就电话上说说算了，别去弄什么传真，更小心别让人弄到网上去。

林良作一百个设想，也没想到会如此急转直下，不，是急剧直上。听得他头皮发紧，喘着气嗟嘴：书记我说赵书记，是否请公安或是纪委出面，先查一查，弄清楚些再说？

对面顿时火了，不不不你先报，抓紧报上去。纪委当然得站出来，不能迟钝麻木，我马上找老廖，也先报告上去再说，如有必要还得往省上报，怕只怕事儿再弄大了，我们还拖着没报，那一来会很被动的，你懂不懂林良！这类事是一下子就能够查清的么？你不能，我也不能，谁都不能！

对面挂机了，林良半天回不过神。愣好一阵，才拿起电话往市上打。

两位警服整齐的公安走进办公室，林良这才想起，这屋里还应有一人。抬眼找，那肇事的女人不知什么时候走掉了，根

本没知会他一声，他挥挥手对俩警员道，我正要报告市上，请回吧你们。

6

门锁一阵响捅开，妻子梅素进了屋。

这是一个正当丰年的美貌到惊人的女子。这会儿让内心的愤怒和羞辱弄得花容失色，步态碎乱，修长的身子哆嗦震颤，一头栽倒床上呜呜哭。

哭一阵她坐起，伸手指着骂：文明书你就是这样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么？几次三番指天发誓咬牙碎舌都忘哪儿去了？竟然变本加厉到如此地步，弄个满城风雨尽人皆知。你不做人，也再不让我做人了哇！

哭着骂着，被自己的怨怒悲伤弄得再坐不住，她倒回去拉块被角蒙头大哭。

到这时候，文明书总算得以冷静下来。妻子的哭声像一把冰冷的刀，剖开他乱得一塌糊涂热热烘烘的脑袋。

他走过去坐到床沿，搂住妻子使劲扳她双肩，扳她坐起来，再整个儿将她搂进怀里。

素素，别哭别哭了，我向你保证，这一次绝对没有对不起你的什么事。别人冤我害我，你也冤我，要伤心要哭泣的应该是我呀！我倒正要问你，那女人是谁，有什么背景，是你带她来过家里的呀！

说着说着，他脑子越发清醒敏锐。这是一个阴谋，一个陷阱，一定是的。想想吧，为什么偏偏发生在这种特别敏感、特别关键的时候呀？你还哭还哭，说不定你这是给人家的很好的配合呢！素，你不是说已经是满街流言四起了么？你还要这么傻呀，素！

梅素没了哭声，仰脸看丈夫。文明书脸上罕有的愤慨和困惑，紧皱眉头苦恼不堪的样子告诉了她一切。她哇地再度哭出来，双手紧搂丈夫的头，脸贴住他脖根，伤心委屈、恩爱无比、浑身发颤地哭泣，好一会才稍稍平静，抽泣着问：

你说我带她来过家里，什么样的人？

好像，上次打破的那口鱼缸就是她送的。对，是她没错。

梅素回想一下，忽地睁大眼，一阵惶恐惊骇袭遍她全身，并传递给丈夫。

真是他，赵晨的人？文明书也大睁了双眼。

那女人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赵晨的侄媳妇。对的，他的一个乡下侄儿在城里一家工厂娶的老婆！

文明书这下脸色全变了，从床上一跳下地，一把抓起电话，拿电话的手和按键子的指头都发抖。

倒是梅素镇定些。事关丈夫和自己的荣辱，心底那点积怨和委屈早抛天外，女性的温柔坚韧的护翼大张开来，她抚住丈夫：坐下别慌，咱人不亏心胆不怯。拿过话机，她伸一根指头儿，在数码键上熟练敏捷地跳动。

这次不再是忙音。

喂，是剑锋吗，哎呀！我的关部长，可得要仰仗你了呀，我们遇到了大麻烦，有人图谋要害明书了呀！

她这才将电话递给文明书。

7

在这届县领导中，文明书是不多的几位外地人之一。

他原是老家县里的宣传部长，调过来后最初职位不变，增补为县委常委。市里的关系告诉他，异地交流方可有大的发展。那时似乎就预先知道了关键职位会要实行籍贯回避，只没想到

不过两三年，这就以权威性文件规定了下来。其实，在几年之前就能够凭宣传部长职位而跻身常委，已足可见出他的不比寻常了。须知那时常委会是一道很高的门槛，只有组织部、公安局那样的紧要部门才进得去，而被认为更多是务虚的宣传部，前几任部长都未能有他的荣幸。

他大学本科毕业，富有学识，头脑灵活，精力充沛，尤善捕捉机遇打开局面，调任履新为时不久，狠抓了几件大事，风光一时。

他一手恢复过去屡办屡停的县委机关报纸，并看准了势头，认定有偿新闻禁而难止。一份县级小报完全可以放手施为，除头版直接面向领导和上级外，其余版面无论宣传企业，歌赞部门，及至刊发文告，公益推广，尽可能收费发排。办报建起的发行网络经操持运作，也大有可为，竟日渐挤占邮政，揽下了县内党报党刊，连同部、省、市相当部分报刊的征订发行，10%左右的发行费，居然十分可观。一个靠财政拨款吃饭的冷清宣传部，直让他弄成大院内第一火红的单位。

循着这条路子，他安排凑集县内一班写手，自任主编，依据县志方志民间传说及至酒肆茶坊中言，写出一套《爱国爱乡故事百题》。由县中学印刷厂分上下两册出书。经由有关部门渠道，使得全县中小学校学生、包括厂矿子弟学校、企业职业技术学校、甚至在外地的农民工培训学校人手一套；各图书馆、书店、书摊、乃至流动的书商书贩，均分派任务包销。100多万人的人口大县，第一版出20万套，不两月告罄。恰逢省、市“精神食粮创优工程”上马，经他一番奔走运作，这套书最终获奖上榜。他趁势扩大发行，更说动友邻市县代为购销，三次再版，销量逼破100万套大线。与这书相关的上下各方，无不称精神物质两个文明双丰收，文部长自是声望鹊起，政绩斐然。

不过，真让他心下自许的精彩神来之笔，还在于他抓住和充分运用了一次整风教育的良机。他全力投入，引导开展了一场全县范围内的很有声势和力度的教育整顿和集中培训学习，顺势牵动引发了一批机关的和基层的干部人事调整，吐故纳新，优胜劣汰，几乎来了一场大换血，尤以文化宣传系统为甚，从各地方学校、到城乡文化站所、到大小文艺场馆，一下增加了不少为他熟悉的面孔。

这期间，正值已做县长多年的赵晨决意入主县委，对很能办事的文明书一心延揽。二人几番亲密接触，互有允诺保证，联手调动各自可以调动的因素，把一个年仅四十出头的县委书记弄得招架不住，未待换届，先行撤退到了人大。书记自然非赵晨莫属，文明书则如愿接管了至关重要的党务，成了大院内的第一副。

这之后不久，领导干部籍贯回避的文件接踵而至。如今，督促落实文件精神，清理实现主要领导异地交流的工作眼看要真正正展开，赵晨这次恐再难扛过去了。这些天里，大院内私下的热门话题，已是赵将何往，文何时取而代之了。

这就是文明书所称的特别敏感关键的时候。

8

听这边气喘吁吁讲完，关剑锋那面一阵沉寂。文明书着急喊：剑锋，喂喂，剑锋，你看这事有这么严重吗？

许久，那一端一声哀叹。相当严重啊！明书，想过了吗，赵老头儿很可能下决心不走了，还想要留在县里。

什么，什么他不走了？他不走行么？他走不走与今天的事有什么关系？

文明书额头热汗涔涔，梅素也愈发紧张，忧心如焚。



你这是明知故问嘛，明书。剑锋俨然一个麻木的隔岸观火人，语气冷静。别忘了我们本就是远远落后了的地区，这才来补课清理落实嘛。市里出于大局需要，某些职位某些个人还要暂时稳定一下也说不定，哪里真就一刀切得下来呢。再就是那么个实际年岁不知有五十大几的老头儿，市里本也拿他不好摆放呢。他在全市的资历、人际和能量，偏偏市里挪不出更相宜的位置来啊，你老兄应更清楚呀。

他忽然压低声：有人来叫我了，只再说一句，明书，你现在遭遇的事，说不定仅是一个开头。小心啊！两位，事情真要弄大了乱套了，我这么个其实不管多少事的部长之副，可帮不上什么忙啊。

咋一声，挂断了。

文明书好一阵木然。之后，他再往市上拨电话。事态既然严重，他想得找找能说得上话的市领导。关剑锋最后的忠告既是实言，又实在是及时地提醒。

梅素忽又呜呜地抹起泪来：可千万别再出什么事啊，明书。

二

1

晚饭后，林良在家里拨通老廖家的电话。赵晨要他摸一下纪委那面怎么上报情况的，其实无非就是担心没有跟上。

接电话的却是老廖老婆，说话怒气冲天，也不知她今天接了多少电话：烦死人了，老廖他不在家！在家也没用，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清楚，要找就找林良、赵晨他们打听去！

林良苦笑，多年从政的经验告诉他，今天这一场平地而起的风波，牵动的何止当事人的几个人，这应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说到底，本来就拖磨了许久的事情，现在因上面加大清查力度而不能再拖。格局却依然不变：规定该走的不想走，想要留下来、看上去会由副转正的，自然一心想着要坐得正。当此两人摊牌较劲的非常时刻，怎么站线，站哪一条线，可就是下面一大群人十分犯难的抉择了，尤其是像躲也躲不掉要被卷入风浪中心的林良这样的人。

赵晨早年做到县团委书记的时候，林良还只是家乡学校一名普通的小学语文教师。赵晨下基层锻炼到那儿当乡长，他们才得以有缘结识。

那时的赵晨最需要的是做出政绩，且及时地、恰到好处地总结出来，汇报上去，宣传开去。比不得日后他拥有整个县委办公室，有主任、副主任、一秘、二秘、外搭党史、政研、方志，一抓一大把笔杆子，那时除了他自己，只有一位成天离不了老花镜的乡文书，再就是一两个勉强念完高中的奶声奶气的办事员。多年后他也清楚地记得，当时一个科技兴农富乡的典型材料，在县上几番催促之后仍报不上去，情急之下，老花镜才终于推出了林良。

林良在县上的师范学校毕业，能写能说，善歌、善棋、善酒、善交际，是一个通才。但那份上报材料也让他费力，熬两个通宵才完成，抢在最后时限之前报了上去。报告缮写得不亚于好些年后才有的打字机和电脑。

自此，他渐得赵晨赏识推重，终至结为莫逆之交。并一改对新闻写作的鄙薄和冷漠，将《山岭上的党旗》一类报导通讯，从县广播电台一直写到市委市政府机关报。最为杰出的一次，是将一幅赵晨视察洪灾、看望慰问灾民的摄影照片，配了足足一